

□记者 姚梦 倪静

在今年我市举行纪念新四军重建军部84周年主题活动中,新四军老战士王春元之子王粉山,捐赠了父亲1946年的入党申请书和1948年苏北军区第二军分区颁发的复员证明书。时光悠悠流转,许多故事逐渐被岁月尘封,但总有一些承载着特殊意义的物件,能让往昔记忆重新鲜活起来。对王粉山而言,父亲的这份入党申请书,正是开启家族红色记忆宝库的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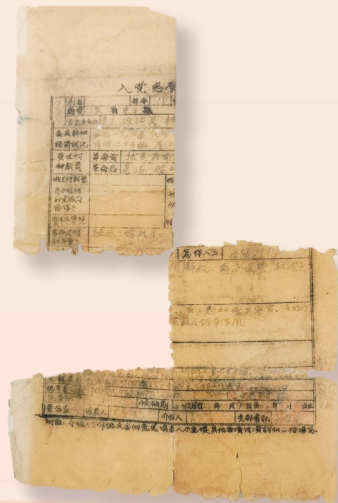


新四军战士王春元。(王粉山供图)

战火淬炼的入党初心

1928年2月出生的王春元,年仅16岁时就怀揣满腔热血,毅然投身苏中抗日地方部队,渴望为抗击侵略者贡献自己的力量。次年,他转入新四军第1师特务4团,从步枪手起步,凭借英勇与努力,先后担任机枪班副班长、班长。1946年,对王春元来说意义非凡——战斗间隙,他郑重写下入党申请书。“申请书刚写完,敌人又冲上来了,我把它往口袋一塞,抄起枪就往前冲。”父亲生前常向王粉山回忆这段经历。然而,当时战斗与生活情况极为复杂,连队领导因战斗伤亡更换频繁,这份饱含赤诚的申请书还未来得及上交,他便又奔赴战场。

此后,王春元辗转苏中各地。王粉山介绍,父亲曾参与苏中七战七捷等诸多战斗,在与国民党武装部队的生死较量中毫不退缩。1948年,在一次战斗中,身为机枪手的他不幸胸部遭受穿膛重伤,后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同年12月,因身体无法再适应战场,他复员回乡,在兴化市陶庄镇开始了务农生活。2018年5月11日,90岁的王春元去世。



王春元的入党申请书。(新四军纪念馆供图)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副校长)
入党申请书、1948年苏北军区第二军分区颁发给王春元的复员证明书。



(1928-2~2018-5)

参加苏中抗日地方部队,1945年转为粟裕领导下(中2师)团(后改为十一纵队)后任步枪手、机枪班副班长、班长。1946年加入共产党,转于苏中各地与国民党斗争。参与苏中“七战七捷”及“淮海战役”的战斗。战斗中英勇负伤,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同年12月因身体原因复员回乡在家务农。2018年5月11日因病去世,享年91岁。



王粉山捐赠父亲遗物。 王鹏宇 摄

文物捐赠仪式

岁月沉淀的忠诚坚守

“父亲走后,我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整理遗物时,就盼着能找到些他留下的念想。”王粉山意外在红壳《毛泽东选集》封面夹层里发现一张折了两折的残缺纸片,“打开的瞬间,手都在发抖。”泛黄的纸张边缘卷曲破碎,多处被血浸渍染得发黑,字迹也因岁月侵蚀和血水浸泡变得模糊难辨。依稀可见父亲的姓名,部分家庭情况、介绍人姓卞(名不详)、支部书记孙爱民及入党时间等信息。

“父亲生前总说,这封申请书一直揣在军装上衣口袋。”王粉山摩挲着纸张上斑驳的痕迹,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颤抖,子弹穿透胸膛那一刻,血水浸透了口袋,也染红了这份藏在心底的誓言。原来,从受伤那一刻起,这份沾满硝烟与鲜血的申请书,就跟着父亲颠沛流离,藏了大半辈子。

一直以来,王粉山都知道父亲是名老党员。父亲复员回乡后,虽未再进入组织系统工作,仅凭借伤残军人身份领取相关抚恤,却用一生言行在村里树起无声丰碑。他生性低调,但在村里威望极高。他总共受过四次伤,

最后一次重伤让他身体大不如前,但他依然顽强。“小时候,我总问父亲疼不疼,他就摸着我的头说‘这点伤算啥?当年战场上,多少兄弟连尸首都找不全’。”王粉山回忆道,“他身高一米八,扛着锄头在田里干活的背影,永远那么挺拔。”尽管身体不好,从事农事劳动吃力,但父亲生性好强。在村里,因其正直善良又是老革命,备受村民敬重。生产队仓库失火时,他扛着长叉冲进火场的身影,深深刻在王粉山的记忆里,“那一刻,我知道,父亲骨子里的战士血性,永远都在。”

王春元始终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作为人生准则。他用医疗知识救助同乡、孝敬父母,每次拿到残疾补助先给爷爷奶奶买东西。党性极强的他,即便85岁还坚持参加党员学习,从不向组织提个人要求。“母亲生病时,父亲坚决不准用自己的医疗账号,还总教育我们‘国家给我的待遇,是因为我保家卫国参加战斗,可不能占公家便宜!’”王粉山感慨,“他这一辈子,活得清清白白、坦坦荡荡。”

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

回顾父亲的革命历程,王粉山了解到,1944年,父亲参军时正值抗日战争末期。经过两年部队历练,父亲觉悟大幅提升。1946年解放战争艰难时期,因作战表现英勇,父亲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

“父亲常对我们说,今天的太平日子,是战友们拿命换来的。”每一次战斗,父亲都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两次轻伤在身。看着身边众多战友壮烈牺牲,他悲痛不已,却从未有过丝毫退缩。“‘只要党需要,我这条命随时豁出去’这句话,他一辈子都在践行。”王粉山说。

在白驹的一场战斗中,一颗子弹无情击穿了王春元的胸腔,在后背留下深深的弹孔。“最后那颗子弹打进来,我以为自己要交代在那儿了……”王春元曾对家人们说,重伤后的他在鬼门关前徘徊,连他自己都觉得能活下来是个奇迹。但正是这份顽强的生命力,支撑着他挺过难关。王粉山说,父亲到地方后应该是补办了入党手续,而这份带血的申请书,是父亲对自身经历,尤其是负伤经历的纪念。1997年王粉山带父亲重游白驹负伤地,父亲清楚讲述负伤地点、担架员抬他后撤情形及养伤的村庄:“这里,就是我与死神擦肩的地方。”

2018年,王春元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之际,家人们将他一生获得的各种奖章小心翼翼地摆到他面前,可他依然没有闭

目,脸上写满了牵挂。这时,王粉山突然想起了父亲一生的信仰,他赶忙取来一面党旗,轻轻放在父亲枕边。那一刻,原本虚弱至极的父亲,手指微微颤动,努力抬起手,想要触碰那面鲜红的党旗,随后才安然闭上了双眼。“那一刻我才明白,党在父亲心中的分量,比生命还重。”王粉山红着眼眶回忆道。

王粉山说:“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新四军纪念馆馆藏革命文物巡展到南京时,我站在那些珍贵文物前,突然就有了主意。”他决定将这份承载着父亲入党初心与坚定信念的申请书捐给新四军纪念馆,让它发挥更大教育作用,这一决定得到家人一致支持。“它不仅是一张破损泛黄的纸片,更是父亲用一生践行的誓言。”在王粉山看来,这份申请书意义非凡,它是父亲青年时代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直接证明,体现了他对党的忠诚与民族解放信念,是家族红色基因载体,有助于传承新四军革命精神;它浓缩个体与民族命运交织,是“小人物”参与大历史的真实印记,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馈赠。



一份入党申请书背后的故事

血染的誓言